

铁木儿和他的队伍

〔苏〕盖达尔著
任溶溶等译

铁木儿和他的队伍

〔苏〕盖达尔著

任溶溶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8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5 插页 3 字数 315,000

1978年1月第1版 1978年1月第1次印刷

（原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书号：R10188·2 定价：1.05元

盖达尔的四篇小说

阿尔卡其·彼得罗维奇·盖达尔(原姓葛烈柯夫)是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一九〇四年出生于旧库尔斯克省利哥夫市。他的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医务工作者。

盖达尔一家后来迁居阿尔扎马斯。十月革命时期,他曾执行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交给他的任务:贴标语、发传单、协助逮捕反革命分子,并且参加巷战。他斗争积极,敌人恨透了他,一天晚上在偏僻的十字路口竟把他的胸部刺伤了。

一九一八年,十四岁的盖达尔志愿参加苏联红军。十六岁就担任团长。他在部队里工作了六年,一九二四年,由于健康关系,他以团长身份被编入预备役。此后他从事写作,以笔代枪进行战斗。

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盖达尔作为《共青团真理报》战地通讯员上了前线。不久,他就参加了游击队,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一九四一年十月盖达尔带领四个游击队员在第聂伯河边的坎涅夫附近进行侦察,被法西斯强盗包围。盖达尔英勇奋战,最后,不幸被敌人的机关枪击中,壮烈牺牲。当时,他只有三十七岁。

盖达尔从二十年代开始创作,先后写出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学校》、《第四座避弹室》、《远方》、《军事秘密》、《蓝色的杯子》、《少

年鼓手的遭遇》、《林中烟》、《丘克和盖克》、《铁木儿和他的队伍》、《铁木儿的誓言》、《一块烫石头》等作品。这里介绍的是其中的四篇。

盖达尔在他的作品里所反映的是十月革命前后这一伟大的年代布尔什维克及其下一辈的革命活动。十月革命的狂飚席卷了整个俄国，革命胜利了，阶级敌人却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垂死的挣扎。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扶植和支持下，俄国反革命的活动十分猖獗，白匪武装从各路向红军进攻。国内战争十分激烈，俄国各地炮声隆隆，硝烟弥漫。革命的胜败取决于武装斗争，要用枪杆子来保卫苏维埃政权。在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列宁的领导下，后来又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的领导下，在革命群众的支持下，苏联红军终于击破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粉碎了反革命匪帮的复辟阴谋。苏维埃政权一天比一天巩固了。在展开对国民经济的改造以后，苏联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农村实行农业集体化。在贯彻一系列革命措施时，全国掀起了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革命与反革命进行着殊死的搏斗。盖达尔所著小说的背景，就是这种尖锐而激烈的阶级斗争。

本书所收的四篇小说，其中《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两个孩子箕姆卡和齐冈商量去参加红军的情节，来反映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农村中激烈的革命斗争。孩子们陆续将家里的食物偷出来，藏到一个板棚附近，以备在离家寻找红军的途中食用。就在这时候，村子里出了一件大事。有一辆汽车开到一个村子去修理，路过这里，被反革命的绿军发现，双方展开了激战。其中一个受伤的红军在炸

毁汽车后撤退了，但是人们认为他并没有跑远。有一天，箕姆卡发现板棚深处有人在呻吟，原来就是那个受伤的红军。他们就为他做护理工作，同时起誓要掩护他，并保守秘密。他们说到做到。过了几天，齐冈奉命去城里找寻红军。他经过种种艰难曲折，终于找到了这个机关，原来它就是城市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受伤的红军是位高级指挥员。两个孩子为保卫无产阶级政权完成了重大的革命任务，在他们的生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学校》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中篇小说。盖达尔把他在内战前线度过的那一时期的生活形容为“战斗的学校，我的黄金的童年就是在这中间度过的”。作家通过亲身经历，阐明了伟大的列宁缔造的红军是一所大学校，这个学校在国内战争时期教育青少年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政权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而进行武装斗争，培养他们的勇敢精神和革命斗志。小主人公鲍里斯在父亲的革命思想熏陶下，带着父亲送给他的手枪从家里出走，参加红军。入伍后，鲍里斯受到一个后来投奔马赫诺匪帮的投机分子的影响，不太遵守纪律，结果得到了血的教训。从此他发愤学习，努力工作，在红军这所学校里受到各种锻炼和教育，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他成熟了，提出了入党申请。革命的大熔炉把他熔铸成一副出色的钢材，成为革命的优秀接班人。

苏联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阶级斗争也是触目惊心的。《远方》描写社会主义建设和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少年儿童，他们向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伟大成就，同阶级敌人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一个小火车站附近的村子里，孩子白季迦由于好

奇，拿走了林子里测量队的指南针，影响了他们的工作。从此他心神不宁，总想把指南针送回原地，所以他常常在林子里徘徊，也常常遇见富农的狗腿子叶冒拉喝醉了酒在林子里游荡。那时村子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一向受到大家赞扬的集体农庄主席叶戈尔，据说竟然携带巨款逃跑了。一时流言蜚语，到处传布。这件事，白季迦自然也听到了。有一天，白季迦终于找到机会偷偷地把指南针送回林子里的原地去。可是当他把指南针扔到地上时，却认出了一顶叶戈尔常戴的帽子。帽子上有几处弹痕，血迹斑斑。孩子一下子就猜到是叶冒拉杀害了叶戈尔，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揭发了这件事。叶冒拉终于被捕归案了。

《铁木儿和他的队伍》描写卫国战争前夕，铁木儿组成了一支儿童队伍。他们专门帮助烈、军属提水、堆柴、照顾娃娃、寻找失物，等等。同时，他们又同流氓坏蛋进行坚决的斗争。小姑娘珍娜从城里到别墅去时，路过空无一人的铁木儿家，在他家借宿，因而认识了他。后来又偶然发现了铁木儿的“机关”（就是铁木儿和他的队伍的司令部），参加了铁木儿的队伍，也经常做好事。但是姐姐奥尔珈却不理解她，也不理解铁木儿。因为他们行动神秘，做好事是保密的。最后铁木儿在夜里驾驶叔叔的摩托车送珍娜回城里同她父亲见面，奥尔珈才真正认识了铁木儿。原来铁木儿他们为了使红军能更好地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无产阶级政权，天天替烈军属做好事，也帮助红军家属珍娜。

盖达尔在这些小说中展开一幅幅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阶级斗争的图画，让他的小主人公在斗争中经受考验和锻炼，为革命作

出贡献。作家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用巧妙的艺术构思，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苏联阶级斗争的事实再一次告诉人们，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的阶级斗争是激烈而复杂的。革命的下一辈必须一刻也不忘记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红旗，紧握列宁和斯大林两把刀子，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将革命进行到底，共产主义的远方才能成为现实。

然而，革命的征途决不是平坦的，盖达尔这四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流血牺牲所捍卫的苏维埃祖国，已经被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搞得乌烟瘴气，变了颜色，成为对内剥削劳动人民、对外侵略扩张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在盖达尔的《学校》中，小主人公鲍里斯的父亲，是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被投入监狱，最后被杀害的。可是，如今新沙皇的扩张主义野心达到了老沙皇所望尘莫及的程度，一心只想称霸全球，社会帝国主义已经成为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苏修叛徒集团和特权阶层，倒行逆施，败坏了社会风气，盖达尔笔下的铁木儿以及他的那些伙伴那种助人为乐，天天做好事，人人做好事的精神，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今天阅读盖达尔的这些小说，将会激励我们更加珍惜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打下的红色江山，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胜利前进。同时，我们深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马克思列宁的伟大旗帜最终一定会高高地飘扬在列宁的故乡。

1977.10.

目 录

革命军事委员会(梦海译)	1
学校(李俄民译)	55
远方(佩秋、曹靖华译)	311
铁木儿和他的队伍(任溶溶译)	401

革命军事委员会

梦海译





1

以前，孩子們偶而跑到这儿来玩，在几座下沉了的、坍了一半的板棚之間跑呀，爬呀。这里很好玩。

曾經有个时候，占领乌克兰的德国人运来了許多干草和稻草。可是，德国人給紅軍赶走了，紅軍开走之后，又来了盖达馬克的部队①，盖达馬克的部队又給彼特留拉的部队②赶走了，彼特留拉的部队后来又給什么人赶走了。因此这儿留下了一堆堆变黑了的和

①、② 苏联国内战争时的乌克兰白卫匪軍。

烂了一半的干草。

自从匪首克利伏洛勃——那个羊皮高帽上缠着黄蓝缎带的家伙，在这里枪杀了四个莫斯科佬^①和一个乌克兰人之后，孩子们再没有兴趣到这儿来爬着玩儿和“捉野猫子”了。几座静悄悄的、无人过问的、阴暗暗的板棚，依旧留在那儿。

只有箕姆卡，他还常常跑来玩，因为这儿太阳好象晒得特别温暖，清甜的苦艾散发着一阵阵的香味，到处蔓生的牛蒡上，蜂儿安详地嗡嗡响着。

可是枪杀了的人呢？……早就不在这儿啦！他们已经给埋进大坑，盖上泥土啦。一个要饭的老头儿叫阿夫杰依，托普和几个小小孩见了他就害怕，他用两根棒做了个挺结实的十字架，偷偷地把它竖在坟墓上。这件事除了箕姆卡，谁也没有看见，可是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箕姆卡躲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留心地向四面张望。看不出有什么可疑，他才从干草堆里翻寻了一阵，从那里取出两个子弹夹、一根步枪通条和一把没有刀鞘的生了锈的奥地利刺刀。

一开始，箕姆卡先扮演侦察兵，就是跪在地上爬行，到了紧要关头，想象快要接近敌人的时候，连忙伏在地上，非常警觉地匍匐前进，仔细观察敌人的驻地。不知道是侥幸呢，还是今天运道好，他巧妙地避过敌方的打击，悄悄地逼近假想敌人的前哨，在步枪、机关枪，有时候甚至在大炮的密集扫射下，安然无恙地爬回了自己的阵地。

① 革命前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对俄罗斯人的称呼。

接着，他配合偵察到的情況，派了一隊騎兵前去襲擊，大聲尖叫地殺進牛蒡和飛帘長得最密的地方，它們受了那樣瘋狂的攻擊，都還不愿逃命，因而英勇地犧牲了。

箕姆卡非常重視勇敢的行为，因此他把留下來的全都俘虜了。接着，箕姆卡命令他們“整隊”和“立正”，用激怒的口氣問：

“你們反對誰呀？你們反對自己的工农兄弟嗎？你們要靠這班該死的將軍和海軍上將嗎？”

或者問：

“你們要共產？你們要自由？你們反對合法的政權……”

這全要看他在當時場合所扮演的是哪一方面的指揮員，因為他是輪流着指揮這方面的軍隊，一下又指揮那方面的軍隊。

今天他玩得忘了時間，直听了牲口歸欄的鈴鐺聲，他才想到應該回家了。

“真糟糕！”他心里想。“現在媽媽准要把我死揍一頓，晚飯怕不會給留的了。”他把自己的武器藏了起來，急忙趕回家里去，一路上考慮着，該怎樣撒個謊才好。

可是非常奇怪，他回家以後，並沒有受到責罵，這樣他就用不着說謊了。

母親幾乎沒有注意到他，尽管他在門口差點跟她撞個滿懷。祖母手里响着一串鑰匙，不知道為什麼，她從貯藏室里拿出來一件旧上衣和一條褲子。

弟弟托普在一個泥堆上，聚精會神地用木片在掘一個小坑。

誰在箕姆卡的背后輕輕把他的褲子拉了一下。箕姆卡回頭一

看，原来是毛蓬蓬的施密列，哭丧着脸在朝他看。

“你怎么啦，傻瓜？”箕姆卡亲昵地问了声，他忽然发觉，小狗的嘴巴给砍伤了。

“妈妈，这是谁干的呀？”箕姆卡很生气地问。

“唉，别再纠缠吧！”母亲转过脸去忿忿地回答。“我是来给你看管狗的嗎？”

可是箕姆卡明白，母亲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

“是大叔用靴子踢的，”托普把真相揭开了。

“哪儿来什么大叔呀？”

“大叔……穿灰衣服的大叔……他就在咱们屋子里。”

箕姆卡骂着“穿灰衣服的大叔”，把门打了开来。他看到一个穿军服的又高又大的小伙子坐在床上。旁边条凳上放着一件公家发的灰大衣。

“高洛温！”箕姆卡吃惊地问。“你从哪儿来的呀？”

“就从那儿来，”高洛温很简短地回答。

“你干嘛打施密列？”

“哪儿来什么施密列？”

“我的小狗……”

“别再让它乱叫。要不然，我干脆把它的头扭下来。”

“还是让人家先把你的头扭下来！”箕姆卡忿忿地回答了，连忙躲到炉子背后去，因为高洛温已经伸手去抓地上的那双笨重的军靴了。

箕姆卡怎样也弄不明白，高洛温是从哪儿来的。他还是没有

多久以前被紅軍征去入伍的，現在他怎么又回來了。他們的兵役期是不會這樣短的呀。

吃晚飯的時候，箕姆卡再也忍不住了，他問道：

“你是回來休假的嗎？”

“休假。”

“原来这样！假期很长嗎？”

“很长。”

“高洛温，你撒謊！”箕姆卡很有把握地說。“不管紅軍，還是白軍，還是綠軍①，現在哪會有很長的假期呀，現在正在打仗吶。你是逃兵，一定是逃兵。”

箕姆卡的脖子上立刻挨到了重重的一拳。

“干嗎打孩子？”箕姆卡的母親出來幫自己的兒子。“跟小孩兒打交道。”

高洛温的臉脹得更紅了，他晃着有對招風耳朵的渾圓的大腦瓜（就為這個大腦瓜，他才得了高洛温②的外號），粗聲粗氣地回答說：

“還是少開口的好……彼得堡的無產階級……等着瞧吧，我要把你們攆出去。”

經他這麼一說，箕姆卡的母親就顯得毫無神氣，仿佛有點兒畏縮起來，她對噙着眼淚的箕姆卡罵道：

“不准再出去多管閑事，笨蛋，要不然更會倒霉！”

① 蘇聯國內戰爭時期的反革命匪徒，他們經常劫掠烏克蘭的小城和鄉鎮。

② “高洛温”(Головень)跟“高洛万”(Голован——大頭的人)是諧音。

吃了晚飯，箕姆卡躲在过道屋里，躺在几口箱子背后的稻草堆上，盖上母亲的衣服，可是躺了好一会还睡不着。后来施密列悄悄地跑到他身边，把头挨着他的肩膀。

“咱們离开这里吧，媽媽，上彼得堡爸爸那儿去吧。”

“唉，箕姆卡！我巴不得馬上就动身……可是現在哪能通得过去？路上要各种各样的通行証，况且——到处兵荒馬乱。”

“媽媽，彼得堡那边是什么部队呀？”

“誰知道！有人說是紅軍。也許这是胡扯。現在怎么弄得明白？”

箕姆卡也同意这点，确是很难弄明白的。就是附近的乡鎮，也搞不清楚是在哪个的手里。有人說，这几天是柯淑路普的部队占領着……柯淑路普是怎样的？他是哪一党？

箕姆卡对正在想心事的母亲問道：

“媽媽，柯淑路普可是綠軍呀？”

“一古脑儿給我完蛋！”母亲忿忿地回答。“以前人們还象个人，可是現在你瞧吧……”

过道屋里黑洞洞的。从敞开的大門，可以看到繁星密布的天空和一弯皎洁的新月。箕姆卡往干草堆里埋进一点，准备繼續昨晚沒有做完的好梦。快睡着的时候，他感觉到，蹣跚着睡在身旁的忠实的施密列，怪舒服地温暖着他的脖子……

藍色的天空中，太阳光把白云的边照得銀光閃爍。风儿戏弄着田野一望无际的金黃色的麦子，夏天蔚藍的天空显得很安靜。只是人們很不安。在蓊蓊郁郁的树林子背后，嘩嘩地响着机关枪声，

哪儿的大炮在轟隆隆地呼应着。一队輕騎兵疾馳而过。

“媽媽，又是跟誰打仗呀？”

“走开吧！”

箕姆卡走开了，他跑到柵栏跟前，爬在一根柱子上，好一会儿目送着漸漸消失的騎兵队。

这时候高洛温凶巴巴地走出来了。紅軍每次經過小村，他总是躲在什么地方。箕姆卡心里明白，高洛温一定是逃兵。

有一次，祖母叫箕姆卡到干草棚去給高洛温送一块猪油和面包。当他走近一个僻靜的窑洞时，看見高洛温背着他坐在那里，摆弄着一样什么东西。

“枪！”箕姆卡吃了一惊。“原来这么回事！他要它干嗎？”

高洛温細琢細磨地把枪門擦干净，用破布塞住枪筒，接着把它藏在干草堆里。

整整一个晚上，而且接連几天都这样，箕姆卡受了好奇心的驅使，一心想把那枝枪看个明白：“是俄国式的还是德国式的？說不定那里还有手枪呢？”

恰好这几天四周很安靜。紅軍把柯淑路普部队赶走之后，开到別处前綫去了。小村里变得靜悄悄的不見人影，高洛温已經离开了干草棚，好久見不到他的影子了。有一天傍晚，映成淺紅色的池塘里，青蛙閑閑地鼓噪起来，輕捷的燕子在空中飞掠，一群小蚊蚋乱哄哄地响了起来，这时候箕姆卡决定偷偷跑到干草棚去。

干草棚的門上了鎖，可是箕姆卡有他自己的通路——經過雞舍。当他推开板門咿呀一响，受惊的雞群咯咯地高声叫了起来。箕